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左熙世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序四十七

詩集

林伯恭詩集序　宋濂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温雅之人

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益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岳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頴悟絶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絶騁横騖以追於古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

秋嘗應書鄉闈賓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懾時出奇計剪三逆豎如烹狐兎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沈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黄鐘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忻可愕精神為之震眩濂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其形者豈非然耶世之學詩者衆矣

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清新者競摹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杰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温姓林氏温之永嘉人

劉兵部詩集序 宋濂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腎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

於清暉者其情沉而鬱業之不專者其辭蕪以庬無所授受者其制澀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於五者之外也瀛於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為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嗜尤在於詩況劉君天分甚高自為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

自詩騷下從魏晉以来迄於唐宋凡數百十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參會絶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東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湞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揚確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徵之於古瞭然黑白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爍暑之流金劉君擁臭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

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臨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勺曲江翫韶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蚪蒲𦈬泉遊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璚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瀌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

没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寘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已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興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誘詩為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漁也以繆悠之資玩時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漁雖不

善為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亦嗜於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汪右丞詩集序　宋濂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詞之或異耳瀌嘗以此而求諸家之詩其見於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蟲魚之玩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渺以幽若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觀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華夏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音淳龐而雍容鏗鍧而鏜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

為必然者矣公以絶人之資博極羣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皇上龍飛之時杖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纛翩翩與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敉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廟堂弼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岳雄峙而羣峰左右如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植化隨心移亦其世之所宜也然而興王之運至音始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竭彌綸之道贊化育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

美教化而移風俗此有關物則民彛甚大非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且將被其霑溉之澤化枯槁而為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於氓隷女婦之手彷彿有似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燕享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為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輶軒之使弗設而托之於國風者若無所用之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為雅頌以成一代之盛典乎濂葢

有望於公他日與鹿鳴清廟諸什並傳者非公之詩而誰哉濂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竊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蕪纇之詞要不足為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洋乃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某序

跋葛慶龍九日詩　宋濂

江乘沈玄督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余詩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悵然曰吾愛此

卷甚見當世鉅儒多叩之鮮有知之聞公素稱該洽顧
有以識焉予惡足以語此頗記謝先生言越臺洞主名
慶龍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為詩詩務出不經人
道語甚者鈎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饗
方樂或為具紙無問生熟連幅十餘慶龍睥睨其間酒
酣筆落颷颷不自止皆鵬騫海怒欻起無際然為人簡
躁喜面道人過一有所忤即發洩無留隱非知其磊落
無他腸多疏之惟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樂

玉磬鈴醉後自揚扇撼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乃罷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過者必祝以為有神慶龍恍之刻已像洞前自稱為飛筆仙人越臺洞主死之日遺言王主簿我死當瘞我瘞我必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為導使樵獵祝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為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測其意出語頗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為詩之仙鬼云今觀其此卷所作雖雜於幽澁而其奇氣横發真欲騎日

月薄太清視爭工於組織紉綴間者不啻猿鶴之於蟲沙如慶龍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備道謝語書而歸之使知慶龍非躚躚媚學輩可及則其不為慶龍者又可得耶

項伯髙詩序 劉基

言生於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安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強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

然也而况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恠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説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和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於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恠者不異夏蟲之疑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遥而閒暇似有樂

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乂項君雖不用於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為言辭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丕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近日項君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為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王原章詩集序　劉基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恠慱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悃悃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為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為而作邪虞書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

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耶固天子五年一廵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者俱為清虚浮靡以吟鷺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于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為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於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録

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為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為軌範而自私以為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蘓公以謗詩逮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尭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忌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

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

黄子邕詩集序 王禕

盱江黄子邕氏善為詩其詩有曰醉夢藁者皆古樂府歌行五言古體總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實壹本於漢魏而絶去近代聲律之弊殆幾於古矣嗟乎若子邕者豈非其意欲追古之作者以為並然可不謂為今世之能言者歟予嘗論之三百篇之詩其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為言大抵指事立義明而易知引物連

類近而易見未嘗有艱深矯飾之語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隆汙物理之盛衰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為有繫也後世之言詩者不知出此往往惟炫其才藻而漫衍華縟奇詭浮靡之是尚較妍蚩工拙於辭語間而不顧其大體之所繫江左以来迄於唐宋其習皆然是其為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漫衍以為簡屏華縟以為質黜奇詭以為平易浮靡以為實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上

之詎止於漢魏而已哉故予以謂子邕之詩殆幾於古今世能言之士如子邕者葢不可多得也子邕嘗北遊遭世叔季其言不見用其志鬱鬱不得遂賴今天子明聖晝叹前代遺才而甄録之故子邕遂擢官於禮部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於子邕者居多葢子邕之學不特善於詩而已予故論其詩并及其平生之槩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予於子邕之詩能知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焉相好而

已也

黄巖戴氏合族詩叙 胡翰

黄巖戴志道稱貲為益山大家分給諸子且二十年會有警志道父子辟亂山中各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平始歸如故於是其子曰祜曰祚曰禧曰祖曰禮五人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骨肉幸脱虎狼之口而田廬貨賄幸不為強有力者之資追念山中日夜悲望恐無復平生歡則今何忍遽自携貳而不共此有乎乃合族數

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髮不白精力不衰率其子姓習為孝友事朝夕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於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觀之乃為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者以類而聚火之為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為物也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火下澤其性不同故其卦為睽水在地上其勢必合故其卦為比物皆然鳥獸魚鱉之生也其翔而集者必其羣而後止其躍而潛者必其隊而後趨其或觸摶噬齧而去者蓋必有異焉者矣

至于人亦然人之相與處者天秩也非物比也國之君臣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来未之能易也而家為最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恒側足危懼即有倉卒扶老携幼流離顛踣於道窘甚輙棄去不暇顧男女剪為俘囚殺戮相食吾恐生人之類且糜爛澌盡也於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青天皎日而人類不至糜爛澌盡者蓋有以也夫猰貐天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為其所

殘善人君子天實相之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之亂而卒有家族數世不替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於楊素勇不侔於賀若弼善宦不賢於馮道積貲不富於張筠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篤於孝敬友愛而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析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迹之始也登登之築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涓涓之流浚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殫厥心哉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異時寵渥所加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矣

屠先生詩集序　胡翰

屠先生彦德越之諸暨人也先生少處里閈習為吏黄文獻公判州事見而才之趣令就學遂折節讀其故等夷覃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久之學乃大進監書博士柯敬仲自京師歸延致吳中率吳中諸生師事之吳為東南都會而敬仲放達喜通賓客至者非中朝賢貴人則四方之游士斆學相長凡國家之故實前代之儀

注咸與有聞方是時天下之知先生者非直黃公當朝公卿大夫著聲譽者往往是也元有國自至元承平之後人尚彌文而器能多不足於用先生雖儒者所負魁然而嵬指畫天下事出入古今成敗利害瞭乎若燭炤而校計近在目中貴人與之游者聽其言莫不厭於心然訖不引手援之以為國家用低徊不偶僅以春秋試有司取一教官反出白晳少年下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怫悱憂思忼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余始

識先生於吳中先生長余數歲及再見於婺俱且老矣間相與言詩先生雅不自多乃曰子於詩可謂力扼虎射命中矣余聞之恧甚先生其詠我也先生既没余與其二子亦久不見前年伯勤自越来言先生之詩已彙次成帙徵為之叙今敬仲又來復徵余言後死者烏得辭之古詩變而為選選變而為律雖有作者恒窘於聲偶研揣之間患不足馳騁以極乎人情物理之妙觀於先生舂容竅栗得之自然時涉恢奇不失乎當能發古

之所未言而悉吾意之所欲言乃知先生昔者巧力之喻於今見之矣夫詩者所以言乎其志也先生之志不伸於當代豈遂泯而不白於後世乎是用語其二子姑愼藏之天下當有采而傳之者矣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唐肅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諡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吳

見海濵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為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耶處女死為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来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為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彦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亮也

今祠守碑碣燬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為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葢二娥俱吾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為重祔食為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為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實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

吾黨之士咸追詠其事而求予序之持以為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茍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懇以為急務葢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三百年之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而與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謚雖若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

曹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今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代之失厥幾革而正之寧肯踵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蒼雲軒燕集詩後序 唐肅

肅與嚴君宗道別去二載一日馳書來京師示以蒼雲軒燕集諸詩并宋庸菴先生所為詩序且徵肅題其末簡肅讀之再四而興嘆曰夫觀天下之盛衰者不觀諸

朝而觀諸野朝廷之間賢舉政脩教化下暨六合之内薰然太和則窮山荒澤逸人雅士始得以被澤承休鼓舞歌詠焉以適其寛閒安肆之志故遊康衢而聞童謡者不待入冀都之境聆大章之樂而陶唐氏之盛有足徵焉然則諸子所以獲是樂者謂非亂極還治否窮復泰之時而有之乎蕭也麋於官守相去千餘里想像一時之勝集猶能以之興懷而况藻繪之文爛然在目金玉之什洋洋盈耳哉且采民風紀國俗史官職也肅不

敏固與聞之矣敢書此以復宗道且用質諸庸菴云

劉職方詩集序烏斯道

天下藝之工若雖出於性聰亦歷歲滋久然也何獨藝哉至于詩亦然詩之工非直體裁聲律開闔起伏無可疵焉而已年益高功益深則蒼蒼如喬松勁栢老鵰健鶻使萎薾披靡之氣屛絕於萬里之外人讀之神自張而氣自王也豈惟然哉意速而詞暢趣深而景融神變化而莫之測識向之工人見其工至是而工之迹泯焉

如扁氏之斵輪郢人之斵堊服鍊之仙骨蜕而形化然後為詩之工也詩之工固矣然非味道腴而薄世紛亦未足以言詩必理不使情勝道不為物溺天地萬象皆吾之妙焉者也故吐精萃華自無不美矣如三百篇皆思無邪豈流於情欲之私翦翦焉狀物寫情者所可比哉余游豫章偶會晤太和蕭翀字鵬舉者逆旅間聽其誦所為詩皆清新典麗問其師則職方郎中劉先生子高也先生行脩學充未冠時即有能詩名至四十有九

詩粲焉成卷鵬舉刻梓以傳金華宋翰林序諸首以五美備稱焉固已膾炙人口然五十以後之詩則不在所刋卷中鵬舉又裒集若干卷示余余諷詠之使人神清骨爽疲忘憂釋不能去手儼乎余前所商榷無毫髪遺恨者也先生之詩不刻削而工不峭峻而蒼不隱晦而深不險恠而神不平澹而化不乖俗而道盖先生自科第進官職方郎中轉北平按察副使南徧雷瓊北極燕冀閱歲餘三十載視否泰變遷通塞得喪山川俗尚人

情物理舉足以興慨惟道是悟一發之於詩也若是則豈非年益高功益深以致其然哉昔王子安李長吉弱齡之詩非不鳴於時第王子安傷於弱李長吉傷於怪又豈不足徵歟余亦好為詩今老矣而詩不及年尚當造先生之門求其不逮先為序諸首簡俾鵬舉再刋以淑諸人人見之又将舍魚而取熊掌矣

王敏功詩集序 烏斯道

世之論詩者孰不曰凡工詩必擬諸古人古人之中孰

長於某詩某詩必擇而擬之則庶幾乎音節體裁有彷彿焉者余曰不然今之人信可以擬諸古古之創於詩者又擬諸何哉夫心欲有言則形之於詩詩者代言之音也人之不能已其言而白於人者必有倫有理有開有闔不勞焉而自若爾也否則狂惑而已矣詩之作亦然奚必翦翦焉以擬諸古哉昔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無不似者及審而覩之終非孫叔敖也魯男子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誰不仰焉孔子稱其善學柳下

惠者也詩之欲擬諸古與否者豈不亦猶是耶郡之王敏功氏性聰好學凡賦詩隨意之所至掾紙筆立就積若干卷余讀之雄壯雕鏤直致者咸具皆出於性之自然雖未嘗擬諸古人而未嘗不古人也敏功蚤習舉子業至正末朝廷罷科舉即棄去遨游燕冀所見者益廓而所蓄者益深及歸隱桃源山中尤得夫雲霞泉石之趣一發故變化倏忽不可以一律觀也譬地道之化生草木草木之花葉枝幹大小濃淡豈一刻雕而傚之者

哉亦自然而已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六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序四十八

詩集

張潞國詩集序　蘇伯衡

故元翰林學士承旨北行省平章事致仕潞國張公既薨之十一年其方外友北山上人橐其詩來南京屬前靈隱住山見心復禪師彚次之將刻以傳會伯衡自金

華召至乃請為之序伯衡曩在史局讀公之傳念其詩
文莫之收拾久且軼墜嘗竊歎焉則今於北山之請也
其能以不敏辭乎夫文辭之盛衰固關於世運而世運
之盛衰亦於文辭焉見之然則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可
不尚論其世乎昔元起朔方有天下至元貞大德而盛
莫加焉公之生也適際其時其所鍾者粹矣其言之昌
也有以哉然而羇窮不偶留滯江湖之表詠歌寂寞之
濱幾五十年至正初始用薦者通朝籍至是而昔之耆

老凋謝殆且盡矣由國子助教轉拜翰林承旨遂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天下斯文之未泯實有頼焉而孰知夫養之也厚而用之也不亟是以其望實如彼之暴著也豈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所可同日語哉自公居翰林國事日非疆圉日蹙故其鋪張帝載黼黻王度之什既與清廟我將之頌鹿鳴鳧鷖之雅比隆至於緣情物發為聲歌顧於匪風下泉有取焉方鳴其盛而遽履其衰不亦悲乎夫何天不憖遺而公云亡公亡不獨其

詩亡而元尋亦亡矣文章世運固迭為盛衰者歟抑觀漢唐以來凡以文鳴者際乎天地之運之盛也其制述乃有治古之風逮夫光嶽分裂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不有作者不能自振焉今公晚年之作雖當運去祚移之際其情舒而不廹其氣淳而不散其言簡以壯和以平猶之盛年也其然非其中有不隨世轉移者存然乎不謂之作者可乎則其詩誠不宜無傳也公平生寓情詩酒所作至多而不自惜掇其遺尚五百餘篇皆可

埀憲來學者公無子一女亦先卒其薨也卜地燕京城南而安厝之北山之力居多北山廬陵人受業衡之福巖寺遊燕京三十年雖佛之徒而喜從吾儒者遊與公交最善今老矣而圖公之不朽者甚篤視惠勤之於六一居士庶幾無愧也已伯衡之會試禮部也公實同知貢舉得所對策嘆賞不寘同事者以其言切直黜之公爭之不得每與歐陽文公言之以為恨而文公以語伯衡雖不獲綴公門生之末而公亦伯衡之知己者矣執

筆序公之詩於改土之後俯仰今昔泫然久之

申屠先生詩集序　蘇伯衡

申屠君以詩鳴元統至正時其藁既多類皆放失於兵燹之間幸而流傳於好事者十猶二三其子徵極力収拾蓋自君没後十二年始克彚次成集以授余求序其端余聞君自總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號稱雋永時出為歌詩先輩爭下之而君不自足也延祐間故侍講黄公溍仕於其州遂委已事焉侍講文詞為世楷模然

剛中少容從之遊者鮮克當其意而獨器重君悉授以心法他從遊不得者君盡得之而君又能因侍講之言以治經之餘力力追古之作者於是君之詩與年日進沛然莫禦而其聲光勃然而起炳然而不可遏時之名能詩者風斯下矣祕卿達兼善外史張伯雨至謂侍講之有君也猶吾祖文忠公之有黄山谷陳後山其取重縉紳間如此哉始余謁伯雨於杭之開元宮伯雨以君和其詩三章示余私心慕焉及君来為經師吾鄉校遂

獲與之交自是或歲一再見或間歲一見見必以文字為娛樂海寓變故以來出處不同山川間之思見其人邈乎不可即矣比余歸自江東過其舊遊之處輒為之腹痛間見其遺篇翰伏讀數過不自休而不能無九原可作之歎則余於徵之請其能已於言乎昔者浦陽方先生韶父括吳贊府善父粵謝軍諮皐父皆以古詩人自任東南之士翕然師尊之論者獨推侍講為得其宗而君侍講之世嫡也則其所詣亦可概見矣余復何言

哉竊獨慨君生長文明之代才髙而學贍使其與一時
鴻生望士文學侍從之臣通籍著廷之間鎔金鑄辭作
為雅頌播為歌咏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豈不優為之
然年踰四十再舉于鄉始以春秋中乙榜棲遲學校幾
十五年未及改官而運去物改愁居愓處曾不數年竟
以不幸死矣今其詩之見於集中者多黍離麥秀之音
則其志不亦可哀乎尚幸有子若徵寶其遺藁世其家
學足以慰君於地下云爾此余所為撫卷不自知悲喜

之交集也君諱性字彥德申屠氏越諸暨人

友桐軒詩序　胡儼

金川之玉峽毛咨詢其先吉水人父省夫為陳氏贅壻始徙今居咨詢性嗜琴以友桐名其軒今年秋領鄉書將之京求賢士大夫之賦詠先余為之序夫琴者古先聖王之雅樂君子無故不去蓋取其中和之音養吾中和之德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格神人和上下移風易俗合于八音宜乎君子之所尚也余少時亦嘗從事於斯

承顔奉歡之際先祭酒公聽之常曰吾聽白雪有八荒無塵萬籟俱寂之意聽春江有波濤浩蕩魚龍鼓舞之勢聽歸樵有伐木丁丁山鳴谷應野猿幽鳥之音聽佩蘭有楚江湘浦和風麗日幽人詠士之興聽夢蝶有蘧栩栩齊物之心聽御風有凴虛欲仙泠然善之感於離騷楚歌則如逐臣慕君勇士赴敵慷慨不勝其情也於長清短清則如雪山清曉風鼓瓊林鏗鏘之振乎寥廓也於水雲則有擊空明泝流光放棹滄浪之樂於大

雅則黄鐘一鈞始終條理有太羮玄酒之味獨秋鴻如
萬里關山黄雲白草銜枚入塞風迴電馳霜降水落月
冷江空團沙倚渚嘹嘹嚦嚦顧侶呼羣超然遠舉而琴
於斯為盛乎又嘗承乏禁林得侍太宗文皇帝於武英
進講之餘帝命出譻泉親鼓南薰之操繼之以猗蘭之
曲和鳴肅雍宣暢道德游魚出聽於金河龍騏仰秣於
天廐感通之至鳳儀獸舞品物咸遂於今三十餘年矣
儼自嬰末疾手足不仁每對桐君不能一加指於冰絲

之上追憶君臣父子之間悵然今昔不覺涕淚之交零也咨詢以英妙之年得琴中之趣而又取以為友迥然拔乎流俗矣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梁潛

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常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秘宇儗於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

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薊門高坵之間荒臺遺治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煙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闕壯峙凡仕於朝與居於城中者蓋未嘗知唯閑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都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

益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於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外裔而安中夏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遼人割據其中故其禍害終宋氏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聖明受命攘除而剗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嗚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益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此言人君能

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耶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耶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况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袁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魯君子榮修撰王君時彦王君行儉刑

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於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録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中秋宴集詩序 梁潜

士君子當四方無事朝廷清明文游盛而志氣同進無諱忌之嫌退有講學之益如此亦足以樂矣固不在予嘉時勝集樽酌淋漓而後樂其樂也然而樂之於心者無因見也必有暢其志氣發其歡欣形之詠歌使當時

讀之者皆為之擊節羨慕傳之來世思見其盛而有後時不及之嘆則雖盃酒殷勤卒然相遭固亦一時之盛也於是永樂七年中秋之夕翰林學士胡公合同院之士會于北京城南公宇之後於時凉露既降清飈悠然明月方升而酒行樂甚公乃命分韻賦詩凡若干首諷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念其勁正高邁之氣有以明夫培植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於中隨所感而發之於此也豈非盛哉其或因事寓思有

物外無窮之情興起感發為萬世不盡之慮者亦足以見君子之心也因之為序以明夫君子會合之美誠朝廷亨嘉之際而凡是作非泛然辭語之細也

揚宗彝詩集序 王縉

丙子之春予以情事未申将抵南詔道經于普安適宗彝揚先生過予於官舍宗彝會稽人也與予為隣郡然而宦遊四方者二十年予又廹於駸稚故未之識及予入蜀始稔聞其名今復胥會於萬里外遂握手歡如平

生繼出其所著貴竹稿為示予讀之累日愛其音韻沉雄體裁嚴正流麗不至於放平實而不失於俚殆有古作者之風焉故因其平生出處歷履感遇悲喜一發於詩以寓其志且請予序其端嗚乎夫詩豈易言哉自三百篇而下歷漢魏晉宋以來至於唐於五代於宋元作者不可以數計而以之名家者百不一二焉何則蓋工於辭者每戾於理而得於理者必啬於辭況又因之以世運之隆汚氣習之衰盛格製之變易而態故百出無

復古人之遺意矣此世之談詩者各拘於所溺之偏人或詰之則必指古人以自誣且曰吾學某者也嗚乎是猶學射於逄蒙而用其故鏃學醫於扁鵲而竊其遺方所謂得其末而遺其本若此者是可以言詩乎哉予患乎此者久矣今觀宗彛之作固足以一洗盲瞽之病第恨世之知宗彛者尚少而予言未足以取信於人也雖然任公惠公有言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若宗彛之詩豈終泯者耶世有采歌詩以備盛朝之風雅者

尚因予言而有得矣

劉大有詩集序　王縉

夫詩者主乎理而發乎情性者也天下之理無窮而人之情性則一為能不失於理而得乎情性之正斯足以言詩矣何必鉤奇衒怪如牛鬼蛇神之不可以狀詰屈聱牙若殷彛周卣之不可以意求者乃謂之詩哉嘗聞嚴滄浪論詩體者五十有六有以世代為一體者有以年歲為一體者有以地理為一體者有以一人為一

體者何其屑屑之多體哉殊不知造化之理無窮而文章亦為之無窮譬如聲音笑貌人人不能皆同獨言語可以強同乎哉是故淵明天性冲曠而得於渾然東野戹於困窮而得於寒苦政是各類其人夫何世之談詩者往往以章分體或謂體備諸家是猶刻舟而求劍俯地而捉影愈勞而愈遠矣抑不知諸家之體其能外三百篇而出於六義者乎苟其不然曷亦宗三百篇本六義而出入於諸家之為愈予有見於此者久矣而未遇

知己者為之道也丙子之春予邂逅劉大有於滇陽一見握手歡若平生未幾出其平日所作詩數百篇見示予閱之累日見其犖犖有奇氣而凡措辭命意皆不茍誠作者也間嘗與之論議詩之為道大有益以予言然因徵文以序其首簡時予以情事未伸心志鬰鬰若酲人故諾之而未及為暨還成都追思故人遠不可及且以前言之不可食也故舉予與大有所嘗論者以為序大有其終以予言為然耶

鄭本初詩集序　貝瓊

昔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曰臣之精盡此弓矣公登虎圈之臺援弓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此功之倍也有窮氏與賀呉北遊賀使羿射雀志其左目而誤中其右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善射名天下此發之巧者也功不及弓人則其器弗良巧不及羿則其射弗神余謂詩人之於詩亦若是焉天下之善詩者非一而詩之工者甚寡務速

者不暇工惰而不進者不能工必思之精如弓人之弓發之不苟如羿之射然後可言工矣余獨得之鄭君本初馬本初之詩有曹劉之氣而不肆有陰何之趣而不迫鳴物之妙濃秀千態可謂工已非其功倍於人巧踰於人而能之乎自國朝混一以来八十餘年宗工鉅匠以詩名世者不少矣本初恒病其無古作者意故起而力掃一時之陋未嘗妄作而輕出之或積思累月而後成終歲所得者無幾片言隻字不合矩度則屢易不輟

或謂其無倚馬之敏而有閉門之苦夫弓人以九年之勤不失為良弓羿懲一發之廢遂至於善射則本初之詩不以遲為病在於遲而工不以屢易為難在於易之而後進也余學詩二十年未能窺詩人之閫奥至正二十一年始交本初於九峯三泖間因得所著五言古詩若干篇五言律若干篇精神心術皆晝於此而中州之綺麗有不足覯矣其門生弟子将鋟梓以余知本初之深也求序冠其篇端故不辭而書之本初錢塘人性坦

衷與物無競蚤遊四方凡山川形勢欣戚感慨一於詩形之而世之勢利泊如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自序詩集　劉楚

自余入小學從祖父授詩即應口成誦若無留難者久之天機振觸吐辭出語究合音韻年十歲先君令賦雞鳴渡江等詩識者類以遠志許之年十六遊興國為童子師然猶日誦書千數言至夜仍賦詩若文以自程勵居三年未有異也會有傳臨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詩

者誦之五晝夜不廢因慨然曰邈矣余之於詩也乃斂蓄性真湔滌故習盡出初稾焚之益求漢魏而下盛唐以來號為大家者得數百家徧覽而熟復之因以究其意之所在然後知體製之工與夫永聲之妙莫不隱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屑屑乎一句一字之間而已也故嘗為之說曰詩本諸人情詠於物理凡歡欣哀怨之節之發乎其中也形氣盛衰之變之接乎其外也吾於是而得詩之本焉知怪誕之不如雅正也艱僻之不如

和平也委靡磔裂之不如雄渾而深厚也於是而得詩之體焉知成樂必本於衆鈞故未嘗執一器以求八音之倫知調膳必由於庖味故未嘗泥一品以求八珍之全於是而又得夫詩之變焉是道也前乎千百歲之已往後乎千百歲之方來其能深造而全之者固不多見其真知而信之者亦寡矣竊嘗志慕儇游希蹤巖壑榮輕宦達抗志烟霞或抱膝窮廬經訓以之嚌嚅或放情廣座醪醴以之暢酣至於騁五陵遊俠之豪道方閨華

年之思以至離亭送遠繫馬停舟絶塞從征鳴笳奏凱莫不口占成什手寫連編發之揶歈繼之感慨抒懷遣興積日窮年顧存者既無足稱而逸者又多不載故由己卯以迄於己酉三十一年之間其可録者不啻十之四五而時勢人物則槩有可感者矣每歳彚為一藁而每稿必因所寓之地以為之名曰鍾陵曰五雲曰鄧溪曰雙溪曰鳳山曰瑶峯曰墨池曰東門曰株林曰龍灣曰北巖曰龍門曰戊己通十有三稿先時避難山中凡

囊槖賫挈可以資患難備饑寒者不啻極百計而巧匿之然皆不能以保而有也惟玆稿一十三帙貯以小篋野人不知其為文字也深瘞之草間乃獲存焉非幸歟他日余友蕭翀取而校之既慮其雜而無所屬復懼其漫而無所徵也乃析諸體而類次之若五七言長短古律併絶句四三言等作通得若干首釐為三帙將以藏於家俟余兒之長而歸之也其意不亦厚且遠哉若余也方幼而竊鋭於學逮壯而未之充既强而益以不競

忽焉老之將至而不知追惟徃時父兄師友所以期待之意每一念之輙不覺悲憤之相仍而涕泗之交下也凡其呫囁噂沓而不能自已於言者譬如幽鳥之鳴春秋蛩之號寒有莫知其所以然之故者矣若曰是可以觀可以咏可以興則吾不知之矣請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朱宗珏行卷詩序 王褒

昔予內叔禮部員外郎林鴻子羽與今紀善鄭定孟宣

待詔高棅廷禮首取滄浪嚴羽氏評詩獨師夫唐而周玄又玄黄玄玄之從而唱和之力挽元季頹波而迴之東以道其性情彬彬乎正聲矣一時閩海之作其大者往往造乎開元天寶李杜高岑名家之閫奥其次者亦躋夫大歴諸才子藩籬間冠珮儼雅金石鏗鏘誠有唐之音焉後予隨牒四方獲見吾閩作者篇什疊疊追蹤先達之武嘗嘆夫後生之可畏而詩學之有傳也近朱生拱其父獻中氏官嶺南司徵當考秩銓曹生携詩囊

走問安於京師解其囊得閩中朋游餞贈之詩長篇短章咸可諷咏予竊讓先進之獨識而私予言之不誣矣厥後内叔捐館舍又玄官禮曹員外郎玄之去為泉郡師亦物故獨紀善待詔公偕予輩校理秘閣獲侍杖屨末時窺一斑裨益多矣以生年方壯文采振發誠用力從事於斯以鳴國家之盛於閩之南者非生而誰予將以是考其詩之學焉

游雲居詩序　王褒

洪武二十七年春余以承乏來教筠郡訖兹年舊職教者旋例謁選於京師遂出居於蜀江之觀而筠之大夫士與余爲文墨游者遠近謁請殆無虚日殊不知車馬之有行色矣越二月既望胡先生商用洎四三君子過余寓所且謂予曰兹辰花朝雲居盛刹且風日好甚無他出余距躍而作顧摳衣以侍繼而郡諸生陳常邀余飲諸賔且欲中輟邑司訓華子安氏走而促曰置酒高會將有日矣且四美二難之并先生其能遂已乎余曰

厥言良是遂命二生挐舟於江舟次岸下同官丞蕭彥良偕張如山時來謁有若不期而會者耶與把臂談笑提壺挈榼共載舟中日亭午廼至危不能夷行予與彥良如山年且富蹀屐先登諸君子翼舟子以上童子從者牽蘿援木以從遂席於寺之西閣酒數行松櫕踈日色逼人不可久復移席於寺之丈室獻酬交錯盤盂狼籍彥良歌太古詞以侑觴日轉西衆沾醉覓舟以旋時山花盛開重坐掀篷興猶未已援舟以上呼酒於濵江

之田舍日將入倒影江中江水畫赤須臾圓月東上江流如練酬酢之頃景色頓異宋遂賔劉伯章謂予曰玆游之良固宜有記況旬月之間聚散之不可保乎余應曰然遂各就席賦詩余醉章未能成倚舷而寐翼日裒諸佳作殊將成軸僉屬余序其端噫雲居勝地也諸賔勝士也以勝士而集勝地勝會也天壤之間此樂豈多見乎雖然方三十年外十室之邑萬家之郡烽火相望營壘相隣垂髮戴白左提右挈宵行晝伏纍纍若喪家

之狗惴惴若首丘之狐豈知復有今日哉自昔而今少而壯壯而老舉忻忻然含哺鼓腹而樂者絲毫皆帝力也僉以手加額曰不知所自同游者胡商用宋遂賔蕭彥良燕山劉伯章張如山蘄水劉允中天台華子安道士一人廬陵劉洞雲王譙何定其二生也童子二人誠善共十又三人云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七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序四十九

詩集

釣魚軒詩集序 張志道

詩於唐蠃五百家獨李杜氏峷然為之冠近代諸名人類宗杜氏而學焉學李者何其甚鮮也甞竊論杜蘇學而至精義入神故賦多於比興以追二雅李蘇才而入

妙悟天出故比多於賦與以繼國風闖其藩籬者秖見其不同而窺其閫奥則謂其氣格渾完骨肉匀稱浩浩乎若元氣坱圠充兩間周萬彚而厚且重者適兩相埒也學杜者固誠未易及而間學李者率喜於飄逸弊於輕浮葢知李之傑於材高於趣而於學之卓者猶未悉之識也昔者考亭朱夫子疑孔壁後出書序不類西漢文葢以格致輕故也予於學李者亦云廬陵龍子髙氏來京師出其詩示予予多其學於李而獨得其不輕而

重者有異於人人子高自言為樂府甚多惜予未盡見也噫詩至於李幾於聖而不可知者豈若有意雕飾涉於筆墨蹊徑者之為哉觀其詩所謂清水出芙蓉者可想見也已予妄意學焉未闖二氏之藩籬者也子高其有會於斯言乎子高之詩題曰釣魚軒集於其歸語之曰子之於詩蓋將掣鯨鯢於碧海者矣尚其繼見益有以發予望洋之歎也夫

題黄東谷詩後　方孝孺

昔人謂詩能窮人諒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一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為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

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謡以豁其胷中之所藴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憮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為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黄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

百篇為余誦之金鏘玉戛宮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為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岩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許廷慎詩後序　朴右

廷慎在鳳陽時嘗讀杜詩忽然悟曰古人之高乃在是矣遂斂其平日所作向火焚之自是歷半年不作一詩

惟晝夜誦想幾至忘食寢人或以事問之皆不知所以答騃騃似偶人一日呼童子研墨甚急大書所作感興諸詩極其閎壯時江西劉先生子憲以詩自負見之嘆曰是子且来逼人矣余因取觀之誠非近代人語言也問其得何法而然廷慎曰法可言也意不可言也上士用法得法之意中士守法得法之句似吾詩幾用法矣如是而起如是而終如是而為開闔如是而為抑揚頓挫如是而為輕重高下意之所至詞必至之固未嘗囿

手法亦未嘗廢乎法也古之藝人如庖丁輩千變萬化皆隨其心手所出無他焉亦惟善用其法耳由是而觀天下之術未有不能用法而神者也余雖知其言之美而不能用其言者矣會别歸廷慎詩日有名及去年相見秦淮上探敝囊中得錢二伯酤市中酒相飲寓舍廷慎執酒誦夢子詩其首數語曰少時結交友悵悵長憶君何期夜来夢復傍平生親握手步芸閣示吾高世文渾雄脫凡近要妙幾通真予嘆曰吾豈文士也耶廷慎

曰子非文士豈有經濟才如古豪傑者乎子曰吾雖非豪傑亦不願為文士也廷慎笑曰吾别林生久不意其狂態復發已而又曰子雖狂大丈夫立志當如是也拘拘文字之末抑可悲夫時夜已二鼓各擁衾而卧明日散去俱廹於所職雖時時會竟不能如此時之款接矣未期月廷慎得疾將死曰吾以稿累子余謹藏諸篋中未嘗敢易出也出則必大哭失聲思少時與廷慎同在邑庠廷慎頴悟絶行輩獨竒余可交交抵其死時十有

四年中別去者惟二年爾然有以書相問也語相通也豈如今竟不復見乎是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猶足以起人哀慕況其手澤之所存者乎嗚呼廷愼已矣聞雖怳惚見於夢寐覺視四枕惟月露凄然而已豈不可哀也夫豈不可感也夫

金華城川十詠詩序　童冀

金華漢長山邑也連山環抱郡城其西中斷如玦浙水出焉浙源發東白山繇烏傷西下經郡城南合華谿水

為雙溪又北折東鶩而入于江其山則北走嚴陵南極閩嶠東逾天台委羽以達海上之諸峯焉故自六朝以来號為水名郡余生長是邦足迹所逮者北之羣山若金盆紫巖者以十數金盆蓋晋黄初平牧羊地也紫巖則齊劉峻讀書石室存焉又其西為金華洞天南上名山所歴亦以十數唯永康諸峯尤為峻峭而岩靈石室則心所願游而未遂者也洪武丙辰冬忝徵至京明年而職教全湘泝大江西上五千里凡吴楚名勝若九華

匡廬之勝秀彭蠡洞庭之險與夫岳陽黄鶴之偉觀可以動盪心目者固亦多矣而猶以未屬厭也蓋全湘距舂陵不三百里舜之九疑在焉雖旦夕心所鄉往迄弗如志及再道衡陽距南岳一舍而近亦弗獲寓目焉將造物者靳而不畀人乎良由是身匏繫故也暨来霅川覽天目之竒峭覩震澤之浩汗及鄉所經歴者視吾故山若有加焉雖美而非吾土昔人所以興歎也今同郡朱世庸不遠數百里走介吳中持其所居城川十詠徵

余序引城川去予居繞數舍密邇石室固平昔所願游者也所謂十詠若華蓋之峰棲霞之洞已多歷年所其他若亭若軒若齋居若樓觀則創自朱氏也使徒有是境而乏軒亭之勝或淪於間曠有是室而非其境亦烏足以辱高人名士之篇詠哉聞朱氏之居其地今數世矣其所以克專其勝者必有其道矣昔之金谷華林午橋平泉其樓觀之偉花石之夥視朱氏奚翅什伯倍蓰也然而數十年間鞠為茂草雖欲仿像其遺跡而不可

得惟唐王摩詰輞川别業逮今猶可想見誠以篇詠猶傳故也朱氏之志其在斯乎雖然是境之勝固藉人言以傳其所以克世有其勝者則頼乎後之人有以持守之也朱氏之處此其必有道矣余髮種種旦夕得告東還或扶策一來克攬奇勝償其目力所未逮者亦足以酬素志矣嗟乎故山百里猶荏苒半世弗克一造其境則夫數千里外所謂九疑衡岳計終不可得而見矣然獲歸老故山逍遥林壑以優游卒歲所得不既厚乎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尚幾焉

舒嘯軒序 解縉

聲之動也未始不由所感也雷霆之砰訇風水之震蕩聲之出於自然也鐘鼓鏗鏘瓠匏之激越笙磬之擊發聲之出於使然也皆假於器以出是聲也人之歌呼悲號笑嬉哭咷噫嚶呻吟咏吁喜咢嘅然而太息劃然而長笑者假於口吻喉舌開閉噏呼轉運動定以出是聲也聲有萬不齊感有萬不齊以不齊而自然者出於

器器虛而感生焉虛實相形動靜相摩也孰為有形孰為無形孰為有心孰為無心理為之主彼有無虛實動靜皆賔來而子從此之謂齊之以不齊也塗人毛仲㫤兄弟即山林之靖逸無朝市之紛紛主於靜也以舒嘯名其軒豈七聲體備乃獨有適於嘯乎登高而望遠感物而興懷雷雹風水自然之聲日變其前而不能動其嘯之靜也舉足而近涉觀物而闃煩感人而闃應浩然思安而劃然之意塊然其中不實其虛也然則其主也

固無時而非恬淡冲安之地其感也固無往而非清和

會適之天雖得於嘯不泥於嘯非若成公之賦盖拘拘

也歌呼悲號笑嬉哭咷噫嚶呻吟咏呀喜罵亦未嘗不

嘯亦未嘗嘯也嘯以舒其志意所觸所傷亦必舒而後

能嘯也何也山鳴谷應風起水湧此何如其感也仲嵩

知使然之聲不異於自然之聲也天地萬物固一體也

則一軒一嘯也心齋坐忘無以異也不然則春蚓秋蛩

嚶嗄灌莽之中皆有聲也彼且何所感也仲嵩兄弟與

吾友子寧善既已求其記則聲感動靜虛實之妙他日以余言告之非知道者不足辯焉諸士大夫願為舒嘯詩更以此弁之

北齋詩序　解縉

玄氏與赤氏為友周流南北赤氏之居南交也詫之曰天光赫曦萬物潔齊向景而夷明燭無蔽不慄斯以寒拘每熈夷而傲睨振衣千仞濯足滄涯其人不為噢咻踈通易知渴飲不厭清飢食不畏凝飲氷茹蘗無所僵

抑子之居殆不如是矣玄氏瞿然而笑戚然而悲曰吾與子行日中子曰暍而清冷之求也求之於外不居於內吾雖與子身南交而心予所居也玄冥敏寂清氷堅雪凝不以日熱不以火盛不隨燄以馳守吾玄而自怡不覺暑之切肌而莊生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非幾歟然吾未嘗專其固而居之懷也吾可以南而子不可以北也子且之吾北齋而觀焉於是赤氏奮目舉頤頳吻亢眉勃然曰我且適之玄氏不之拒也未至乎朔

漠之野而已愁於燕易之方盱衡於凌層隮指而慄脛曰予不能為此行也心服玄氏獨與道俱不慄不熱猶不磷緇也予聞此久矣前年西昌尚仁蕭先生與觀夫羅氏孟貽之北齋予舉以詰焉先生喔然笑曰有是哉孟貽從予游今其子又從予游予嘗謂道無不在也北齋之景與諸士君子能言者歌之詠之無所不至矣不知他日孟貽與其子出是北齋而南也東西行也能不忘其日與蕭公游而讀書談道如在北齋時否乎如常

以是為心不炎之附而寒之慄也則先生之道無不在之言審矣今年先生沒孟昭出此詩凡若干首叙以弁之

吉水莊宴集詩序　解縉

蕭侍御楊忠襄文節之里至本朝之初有十老者道存先生為之倡和而隨之者蕭之良曰從字與善衍字樂善楊氏則思忠思文道濟廷璋彥璋彥敬劉氏子通合而命之曰莊溪十老相與月為一會會必飲飲必賦詩

循環然亦時有嘉客若歐陽先生師尹孫廷望廷壁聿脩家季父原禄鷄魚蔬笋取具隨時而文字之歡樂近所未有也且孰無老者田農草坐未足與此樂也孰無宴者羶圜妓狎未足與此樂也孰無詩者孤嚶寂詠未足與此樂也陶淵明而得十人者其必不為虎溪之遊也矣若此十人者偶聚一堂偶為一會猶足為後來者之談而況皆文皆賢皆壽連會而連歲也哉蘭亭數篇猶或以傳而況此盈帙也哉然予平生亦嘗叙論天下

是編也僅於吾吉水見之且十老者今皆有後能文樂善令子仲素求予序則十老者又前顯後賢也難矣哉仲素諸賢勉焉老而繼焉予時謝事則將繼予季父為嘉客也

送楊修撰詩序 楊士奇

仁宗皇帝臨御之初下詔求賢山東按察司首舉仲舉明年徵至吏部尚書屢試文章奏授翰林檢討預修永樂洪熙實錄陞編修又修宣德實錄陞修撰士奇交仲

舉五十年仲舉淳厚而坦夷貞静而直諒非聖賢之書不讀非合禮之文不窺言行雍容未嘗有過粹然如玉也余嘗升其堂拜太安人高年懿行言有師法退而交其兄伯升惇實恭謙簡静坦易一家之間慈孝友悌温然如春也余交友多矣求其人如仲舉固鮮求其家之母子兄弟如楊氏加鮮故余初别仲舉也恒思之不置及出而仕同在翰林又各牽職務不能如往年之散逸而適也仲舉今謁告歸展先墓武昌少師少保兩楊公

禮部侍郎两王公以同史館故賦詩送之余最故當序簡首葢予因之有感焉水木本源之心人人同也今之仕者大率三四年五六年遠者十餘年皆得省桑梓拜丘墓以伸追遠之情士奇之寡昧叨禄三十有八年訖無寸補徒以寵恩之厚而不能一日少伸其私於别仲舉云何為情又念少壯游武昌往還幾十年於時同輩六七人皆志合道契相好相益篤交誼于金石抗志尚於浮雲殆不知有人間富貴憂患事若将終身焉者既

不能如志相繼多出或仕或處今亦多謝世獨仲舉士奇兩人存故余於茲别亦難為情嗟夫山川不改古人之遺跡故在仲舉展省之餘鼔蘭枻絶長江登禹書之大别俯屈騷之江夏南望曹孟徳周公瑾之赤壁東睇蘄子瞻之樊山雪堂因舊游興懷舊交而有存沒之異仲舉亦豈能忘情也哉動於情形於言嗟嘆詠歌必有不容已者明年北上必將倒囊以慰我若夫勵之為臣之義而戒滯於私者君子之心何俟於余言

賜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勑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王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璡臣濙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勑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

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令徧歷周覽從容弗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游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廷周廡規制髙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懽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州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

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遂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凈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上命賜黄封之酒御厨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兹誠宜又

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閒於兹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東郭草亭宴集詩序　楊士奇

聖天子嗣大寶之明年改元正統仁義之施洽被邇遐槁者以蘇仆者以植萬彚咸暢而凡中外小大之臣咸洗濯修飭祇奉法度天子恒昧爽朝百官親萬幾既即

御經筵文學從臣執經左右講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道曰恭曰勵不敢怠逸乃三月之望有賜假於
是講臣九人豫約郊遊以娛一日之暇是日早朝退聯
騎出文明門禮部尚書胡公適邂逅焉遂偕東行二里
所鴻臚卿楊君思敬望而欣然出迓指顧道左而言曰
此中可以少憩也皆下馬徑而入折稍北曠地可百數
十畝環以葦樊樊之內皆蔬畦麥壠溝塍秩秩如畫中
置井作轆轤引泉灌注凡種藝具有條理蓋思敬別業
也衆從容周覽還坐井傍柳下共歆豔思敬之樂思敬

飲客嘉茗遂治具延入坐小亭亭覆以茅儉質而清雅幽邃而闓爽亭之外雜植名卉異果周垣以護之垣之外樹桃李杏時花盛開翛然有塵外之趣思敬舉酒樂客一叟絃歌佐之爵行無筭客亦歡然傾寫皆賦詩留亭中已而夕陽冉冉薄西山思敬送客出曰願歲以是日候從者於斯又謂士奇曰願序詩俾後之人知衆君子之嘗樂於斯也夫君子之樂豈苟焉者哉何也生民之失寧非樂也處非其地弗樂也與非其人弗樂也今

聖明在上百職舉而民生遂海內無事可樂旦暮旳於職務而得適意於曠閒蕭散之濵以坐玩夫時物之發育可樂斯集又皆卿大夫之賢藴道德而服詩書志合而言契靡不可樂矧思敬好客有鄭當時陳孟公之風若之何不樂哉樂而形諸詩歌樂之至也後之讀詩者尚考其樂之所自詩凡十首皆近體是月某日叙

沙村江樓詩序 楊士竒

沙村江樓者鄉先輩劉伯川之所作也沙村在吾邑之

南山水深邃幽僻之處四方往還之迹所不及而劉氏世居之伯川劉之秀而文者樓據沙村之勝傑然而特出鄉名卿鉅老皆有賦詠紀述歷世變故伯川没無子簡牘散逸無存而樓亦久仆其從弟伯塤今即故址復作之伯塤能記憶劉尚書子高故所題樓中長句及所寄伯川近體之詩間於翰林諸公誦之諸公聞尚書江樓詩皆喜而繼作者曾學士而下若干人伯塤併梓之以求予序樓始作於伯川余雖不及見然覩伯川可以

知之伯川先公同門友嘗聞邑老言其家甚富於崇儒禮士汲汲恐有所未盡元季兵亂攻剽充斥民奔竄深山窮谷不能保一時率視沙村為王官谷而邑之士大夫挈妻子走依伯川伯川傾倒逆迎館穀之不使有幾微羈旅之意盖久不厭凡依伯川者皆如家焉尚書所寄近體盖謂此也伯川平生輕財如糞土年四十尚有田數千畝一日悉散予其親戚閭里又散遺臧獲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楹僅蔽風雨而旦暮饘粥休休自得也

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覿人且喜奬掖後進士竒年十四五與陳孟潔往拜之皆以故人子見愛是日雪霽酒酣以予兩人循溪行詠命各賦小詩言志孟潔對曰十年勤苦事雞窻有志青雲白玉堂㑹待香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予即一時景趣塞責曰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瑶不嫌寒氣清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咲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予笑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

為而後可以有為其勉之後伯川卒二十餘年孟潔登第為翰林庶吉士而卒今又二十年余幸存餘喘皆如伯川言然予未能有副其所望恒用内愧伯塤自刑部主事再陞郎中相與同朝每共論往事追念前輩高風遠韻不可復得今喜伯塤能繼其作樓之意也故因叙諸公之詩併及伯川為人大畧云

送翰林侍講陳德遵詩序　楊士奇

余與德遵家居里巷相比幼而學也孤苦相類仕而官

也職業相聯於論議趨向亦靡不相契余去鄉二十有五年德遵亦十有餘年水木本源之念皆未嘗斯須忽忘也幸遇明天子推恩官其先世又俾得以展省歸顧余之菲薄辱在公卿後不敢先其私而德遵奉命書還登先人之丘壠拜顙薦告以貽寵貺而申其孝思退則會其族姻鄉閭以寫夫久别契濶之懐何其榮且樂也於是士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委首簡於余余因之有感夫族姻鄉閭之素厚於吾徒多矣始来而餞之也愛

之祝之冀速其達聞其需一命進一職則居者交慶於家行者樂告於途曰吾邦之華也又聞克慎厥行脩厥職則老者興嘆少者興慕曰吾邦之華也而聞有弗率於道則閔焉以戚而猶幾其改之以不忝吾邦也嗚呼其忠且厚於吾徒如此吾何以報之哉古之禮君子雖貴且富不可以加於其宗其鄉而吾鄉前輩尤致謹於斯百年之間耳目所及舉其大者一二人元盛時先少傅吟窓先生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歸恂恂謙温不改

其布衣時而歳時宴聚閭巷間無貴賤貧富一以序齒而傾寫無間洪武中劉槎翁先生以吏部尚書歸尤謹下鄉里於親戚隣曲雖至貧賤恒相歡洽雖童丱接之不見有惰容雖畜一騎未甞以行城郭中君子於族姻鄉閭其道無不然也前輩遠矣後生寡昧無聞挾其貴富忘其桑梓之恭敬忽父兄之交游矜傲漶涊其為薄如此夫安知富貴之不可終恃也哉幸吾鄉之未見斯人也而吾道路所見葢不少矣每與德遵道論及此

未嘗不共駭異愧汗而何幸德遵之歸以繼前輩君子之行以荅鄉人長老愛厚之意葢君子之行必信於鄉人而後可以信於天下德遵尚以吾言歸諗諸来者其毋俾胥淪於薄也

西廵扈從詩序　楊士奇

宣德甲寅秋居庸之外懷来保安宣府萬全皆大熟上慮邉人安于足給而忽警備也乃九月甲申車駕親廵餙之詞林從者士奇勉仁宏濟德遵士奇年七十特給

輿卒二十人而道中氣候清和動息舒徐號令嚴肅行者不勞居者無擾間駐蹕平曠命將士飛放馳射用閱武也是月丁酉至洗馬林蓋去宣府西百八十里洗馬林者舊名募蔴林語譌訛也時蒙古阿嚕台之衆為衛拉特摧敗狼狽假息塞下左右從史希寵迎合之臣多請掩捕之者上曰朕知飭備耳困人於厄非王者事不聽從臣中士奇為最不習兵事間以文事承顧問而寵遇恒均一夕召問士奇卿數日馬上亦賦詩否士奇惶恐叩

首上慰勞再三既班師十月甲辰至北京扈從往復裁二十日其閒情之所至亦時見諸賦詠凡得小詩若干首記憶前五年從廵邊至宣府往復二十日在道未嘗不寓興于詩而以今視昔年益邁氣力益衰詞意益鄙陋無足采特以其發於一時之扈從而將来亦可考見歲月故遂録之而不棄云

重遊東郭草亭詩序 楊文敏

正統紀元三月望日余與諸君子遊集于鴻臚卿楊君

思敬東郭之草亭其宴樂之盛皆形諸詞章思敬亦甚以為難得願相與為嗣歲之期少傅廬陵楊公著其語於序矣去年以公務弗果行乃以今年兹日尋舊約其景物暄妍園林幽勝俯仰如昨而酬唱款洽詠歌雍熈文明之化有加而無替惟朋簪之盍視初會少二人焉因相與慨嘆以為斯須之樂有不偶然得也詩既成屬余序首簡洪惟聖天子在上治道日隆輔弼侍從之臣仰峻德承宏休得以優游暇豫登臨玩賞而歲復歲誠

可謂幸矣意之所適言之不足而詠歌之皆發乎性情之正足以使後之人識盛世之氣象者顧不在是歟昔王右軍脩禊事風流瀟灑然當典午偏安之際文潞公耆英會志趣高邁又多出於衣冠謝事之餘今余與諸君子慶遇難而聲氣同使東郭草亭不減蘭亭洛社之勝是又可嘉也雖然斯一日之歡爾而尚拳拳思有以纘之則夫所以續其聲光於百世不朽者當何如也余又願與諸君子加勉焉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八